

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

第三集



商务印书馆

406600



2 021 8523 2

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第 三 集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编
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年·北京

内部发行

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哲学论著选译

第三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
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0 3/4印张 221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 2017·220 定价: 0.84元

目 录

分析哲学

奎因,威拉克·冯·奥曼(1908—)

作者简介.....江天骥 (2)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9)

古德曼,内尔逊(1906—)

作者简介.....涂纪亮 (38)

研究问题的方法..... (42)

布莱克,马克斯(1909—)

作者简介.....江天骥 (67)

语言和实在..... (73)

隐喻..... (91)

普通语义学

切斯,斯图尔特(1888—)

作者简介.....涂纪亮 (118)

一些著名的语义学家..... (125)

柯日布斯基的贡献..... (140)

早川一荣(1906—)

作者简介.....涂纪亮 (156)

语义学、法律和“教士心肠的人”..... (161)

普通语义学和冷战心理.....	(179)
-----------------	-------

指 号 学

莫里斯, 查理(1901—)

作者简介.....	陈修斋 (190)
意谓和意义.....	(196)

操 作 论

布里奇曼, 珀西·威廉斯(1882—1961)

作者简介.....	范岱年 (246)
对于操作论的现状的意见.....	(250)
我们的若干物理学概念的本性.....	(256)
《方法即事物》引言.....	(274)

结 构 主 义

乔姆斯基, 诺姆(1928—)

作者简介.....	叶秀山 (288)
句法理论纲要.....	(294)
主要人名译名对照.....	(336)

分析哲学

奎因, 威拉克·冯·奥曼

(1908—)

作者简介

奎因, 威拉克·冯·奥曼 (Quine, Willard Von Orman) 是美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1908 年生于俄亥俄州的阿克龙。1930 年, 在奥伯林学院毕业 (攻读数学)。接着进哈佛大学, 在怀特海教授指导下写了逻辑学论文, 1932 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到华沙研究数理逻辑, 曾在布拉格同卡尔纳普会见。卡尔纳普的著作给予他很大影响。1971 年他在回忆卡尔纳普的时候说, 他虽然在大多数主要争论问题上并不同意卡尔纳普的观点, 卡尔纳普却是一位大思想家。

他从 1936 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 现在是皮尔斯讲座哲学教授。曾到过巴西、牛津、东京和巴黎讲学。1956 至 1957 年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成员。

奎因的著作有些是哲学方面的, 有些是逻辑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 《数理逻辑》(1940 年); 《初等逻辑》(1941 年); 《逻辑方法》(1950 年); 《从逻辑观点来看》(1953 年); 《语词和对象》(1960 年); 《集合论及其逻辑》(1963 年); 《悖论的习性》(1966 年); 《逻辑哲学》(1969 年); 《信念网》

(1970年),与乌利安合著。

现代西方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自然科学史家对科学知识的看法,主要是继承英国经验论的传统观点,加上由弗莱格和罗素发展起来的逻辑分析。这些人被称为现代经验论者。他们的基本信念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别;
2. 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的严格区别;
3. 命题的语言成分(意义成分)和事实成分的严格区别;
4. 哲学问题(本体论问题)和科学问题的严格区别。

这里最基本的是第三点。例如“布鲁特斯杀死凯撒”这个命题,它的真或假主要取决于它的事实成分是否符合于经验。就是说,如果凯撒并没有被杀死,或者并不是被布鲁特斯杀死,这个命题便是假的。所以这是一个综合命题。但是这个命题也有语言成分或意义成分,如果“杀死”这个语词有别的意思,比方说有“生育”的意思,这个命题便是假的。现在要是一个命题的事实成分缩小到等于零,它的真或假单凭意义分析就可以决定,它就是一个分析命题,例如“没有一个独身者是结婚的”便是。所以第一点是以第三点为基础的。

奎因对于以上四点都加以反对。他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用大部分篇幅去论证。由于不可能准确地给语词的“同义性”下定义,以同义性为根据的分析性概念是不清楚的,因而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所谓严格区别是虚假的,要给两类命题划出明确的界线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这是第一点。

其次,奎因尽管也承认逻辑真理,但他所承认的逻辑真理

和现代经验论者通常所讲的逻辑真理是大不相同的。他根本不是用为任何经验所不能推翻的分析的正确性来给逻辑真理下定义，却只是在对象上划定逻辑领域的范围。这是通过逻辑记号和描述记号的区别来划界的。要是确定了一张逻辑记号表，人们就能够说逻辑真理就是那些命题，只有逻辑记号在其中的出现是根本的（就是说用另一个记号来替换它便可能改变命题的真值）。但是，人们能够以恰恰相同的方式给其他科学，例如地质学或生物学的真理划范围，如果他们有了该门科学的词汇表的话。于是生物学真理就是那些真理，在其中只有逻辑词汇和生物学词汇的出现是根本的。任何其他一门经验科学也都是如此。这样逻辑真理就成了每一专门科学的真理的一个子类；依奎因看，这一点并不反映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的根本区别，特别不是反映逻辑原理的永恒的正确性，只不过逻辑较之其他科学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罢了。所以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并没有严格的区别。

奎因关于逻辑和经验科学之间这种模糊的、不明确的转移的看法，和他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没有严格区别的看法一样，是有更深的根据的，那就是他对于意义分析的可能性的怀疑。现代经验论者，特别是卡尔纳普的基本论点是：对于语词，语句进行意义分析是可能的。这就预先设定，谈论单个的描述词、句的意义不是没有意思的。而奎因恰恰不承认这一点。弗莱格曾经认为只有语句才表达完整的意思，而单个语词、连专有名词也只在整个句子内部才是有意义的。奎因超过弗莱格，更进一步主张，只有越出单个语句的整个语境本身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试图使单个词句的意义明

确起来,就是说通过“意义公设”(卡尔纳普)使这些词语之间的意义关系精确化,这显然是一个幻想。这样,依奎因看,意义问题和事实问题之间的明确界限也就消失了。有的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差别。同时,象上面已经指出的,把每一命题都分解为一个意义成分和一个事实成分的倾向,只要上前一小步就达到奎因所不能同意的分析命题,所以他认为这个倾向是错误的。依他看,不仅谈不到把单个命题的语言成分和事实成分区分开来,对整个科学系统来说,这也是办不到的。他说:“这个看来好象根本的哲学问题:我们的科学知识究竟有多少单纯是语言所贡献的,有多少是实在的真正反映?也许是一个假问题,它自身就完全起源于某种特殊形态的语言。如果我们试图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确实陷于困境;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谈及语言也谈及世界,而谈及世界我们就一定已经把我们自己特殊的语言所特有的某些概念结构加于世界上了。”^①但奎因并不认为我们因此就陷入自己从小已经接受的概念系统中而无法自拔,我们能够零星地逐块地对它进行修改,正象一个永远不能停靠码头的水手必须在大海上翻修自己的船一样。他接着说:“在继续依靠我们的概念系统、我们的哲学的支持时,我们能够把它加以改善;但我们不能够把自己从它那里分离出来,拿它同没有被概念化的实在客观地加以比较。因此我认为查究一个概念系统作为实在的映象的绝对正确性,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改变的标准,应该不是同实在相符合的实

① 奎因,《从逻辑观点来看》,1964年,第2版,第78页。

在论标准，而是实用的标准。概念是语言，而概念和语言的目的在于通讯与预测的有效性。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根本责任就是这样，一个概念系统最终必须根据这个责任被评价。”^①这样奎因就给科学知识描绘了一幅和现代经验论者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的图画。

现代经验论者把经验科学看做一方面同逻辑和数学（所谓的形式科学）有严格区别，另一方面同本体论有严格区别。而经验科学本身则以“观察语言”为基础。观察语言就是这样的一类命题，它们由于是特定事态的描述，其意义被认为是明显的，其真值被认为是在适当的条件之下可以直接地和个别地判定的。它们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它们把意义和真值向理论输送，在这些方面理论被看做是寄生在观察命题身上的，并且和他们有显著的区别。

奎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的后半部分批评了意义的证实说，批评它的根本还原论：要把一切有意义命题翻译为关于直接经验的陈述，也就是翻译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观察语言——感觉资料语言。他不仅否认观察语言是理论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它的意义和真值的唯一源泉。而且不承认理论和观察语言之间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他只承认在科学系统中有各种类型的命题，首先有关于感觉经验的命题和关于物理对象的命题，后者是接近于感觉经验的，就是说，在感觉经验出问题，我们宁愿修改它们而不修改系统中的其他命题。这些命题被描绘为位于系统的边缘或其附近。其次有较普遍

① 奎因：《从逻辑观点来看》，1964年，第2版，第79页。

的和最普遍的自然规律，它们离开经验的边缘越来越远，最后还有逻辑规律和本体论的命题，它们离经验最远，居于最中心的地位。各类命题以其不同的普遍性程度彼此区别开来，越近中心的便是越普遍的，因而也是在感觉经验出问题时，人们越不愿意修改的。但是，没有任何命题是能够保险不会修改的。甚至排中律也可能被修改，以便得到关于量子力学现象的不矛盾的解釋。反过来，任何命题都不能被经验所否决，任何命题在任何证据面前都能够被坚持是真的：“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能够被决定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这样，奎因完全否认了科学的观察基础，这是他用“实用的标准”来代替“实在论标准”的必然结果。

奎因所描绘的科学画像是这样的：包括数理、自然和人文科学的整个系统是一个人工的结构。“这个系统的边缘必须保持同经验相符合；其余部分，带有它的一切精制的神话和虚构，则以规律的简单性为其目标。”尽管他也承认科学既依赖于语言，也依赖于经验，但“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也就是说，只是那些关于感觉经验和关于物理对象的命题也许可以说具有经验内容，但即是这样的命题在不符合经验时，人们也能够作出修改其他部分以便保全它们的选择。这样，他是以变换着的系统结构（系统中某些部分的调整）来代替科学的观察基础，实际上认为科学主要是受语言决定的而不是受经验决定的。这就是他的科学观。所以，当卡尔纳普坚持本体论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而是给科学选择方便的语言形式、方便的概念系统或结构的问题时，他声明同意这个主

张，只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承认一切科学假说。理论也是这样，都是语言问题、都是方便的语言形式的选择问题。

奎因反对现代经验论者关于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有严格区别的论点，并不是由于他承认哲学问题象科学问题一样，是事实问题，是有关客观世界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主张科学问题象哲学问题一样，也是语言问题，也不是事实问题。所以他比卡尔纳普和其他的经验论者走得更远，更露骨地否认科学的客观内容，把科学知识变成人们为了预测未来的经验而制造的单纯工具。这是彻底的实用主义观点，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观点。

奎因对现代经验论者的基本信念的怀疑与批评，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信念本身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站不住的。但奎因不是从左边、从唯物论的立场来批评现代经验论，而是从右边、从更彻底的唯心论立场来批评现代经验论。

(江天骥)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现代经验论是大部分受两个教条所制约的。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和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我将要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正象我们将要见到的，放弃它们的一个后果就是模糊了玄想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另一个后果就是转向实用主义。

一 分析性的背景

休谟关于观念间的关系和事实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莱布尼茨关于理性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之间的区别，都预示着康德关于分析的真理和综合的真理之间的区分。莱布尼茨谈到理性真理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是真的，除去形象性之外，这话是说理性真理就是那些不可能假的真理。我们听到有人以同样的腔调把分析陈述定义为否定之则陷于自相矛盾的陈述。但这个定义没有多大的说明力量，因为这个分析性定义所需用的真正广义的自相矛盾概念，恰恰象分析性概念本身那

* 译自奎因的《从逻辑观点来看》一书（1953），本文是该书第2篇第6章。——译者注

样有待于阐明。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可疑的钱币的两面。

康德把分析陈述设想为一个这样的陈述，它把恰恰是主词内涵中已经包含的东西归属于主词。这个定义有两个缺点：它局限于主-谓词形式的陈述，而且求助于一个停留在隐喻水平上的包含概念。但是，从康德关于分析性概念的使用比从他的定义更加明显地看出来，他的用意可以这样地以不同方式来表述：如果一个陈述的真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它便是分析的。循此思路，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被预设的意义概念。

让我们不要忘记，意义不可以和命名等同起来。弗莱格的“晨星”与“晨星”的例子，罗素的“司各脱”和“《韦弗利》的作者”的例子，都说明名词可以是同一事物的名字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在抽象名词那一层，意义和命名的区别也同样重要。“9”和“行星的数目”是同一个抽象东西的名字，但大概必须认为是意义不一样的。因为需要作天文观测，而不单是意义的思索，才能够确定所指的这个东西的同一性。

上面是关于具体的和抽象的单独名词的例子。至于普遍名词或谓词，情况有所不同，但却是与此平行的。一个单独名词似乎是给一个抽象的或具体的东西命名的，一个普遍名词却不是；但一个普遍名词对一个东西来说，或者对许多东西中的每一个来说，或者对没有一个东西来说，是真的。“一个普遍名词对之是真的所有的东西”这个类就叫做这个名词的外延。那末和一个单独名词的意义与被命名者之间的差别相平行的，我们必须把一个普遍名词的意义与它的外延同样地区别开来。比方说，普遍名词“有心脏的动物”和“有腰子的动物”

也许是外延相同但意义不同的。

在普遍名词的场合把意义和外延混为一谈比起在单独名词的场合把意义和命名混同起来，较为少见。在哲学里把内涵（意义）和外延或者用不同的词汇把涵义和指称对立起来，确实是很平常的。

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是现代的内涵或意义概念的先驱。依亚里士多德看来，“是理性的”则属于人的本质，“是两足的”则属于人的偶性。但在这个态度和意义学说之间却有一个重要的异点。从后一种观点来看，确实可以承认（即使仅仅为了辩论）理性是必定包含在“人”这个词的意义之内的，而两足性则不是；但同时却可以把两足性看做包含在“两足动物”的意义之内，而理性则不是。这样从意义学说的观点看来，对于同时是一个人又是一个双足动物的实际的个人来说，他的理性是本质的，而他的两足性是偶有的，或者反过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依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有本质，但只是语言形式才有意义。当本质由所指对象分离出来而同语词相结合时，它就变成了意义。

就意义学说来说，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它的对象的本性问题：意义是什么一种东西呢？感到需要有被意谓的东西，这可能由于以前不曾懂得意义和所指是有区别的。一旦把意义学说和指称的学说严格分开，就很容易认识到只有语言形式的同义性和陈述的分析性才是意义学说要加探讨的首要问题；至于意义自身，当做隐晦的中介的东西，还是丢弃不管的好。

那么我们再一次面对着分析性的问题。由哲学上一致通过作为分析陈述的，确实不难找到。它们分为两类，可以叫

做逻辑地真的第一类的陈述，以下例为典型：

(1) 没有一个不结婚的男人是结婚的。

这个例子的有关特点是：它不仅照现在的样子是真的，而且给“男人”和“结婚的”这两个词以任何和一切不同的解释，它都仍然是真的。如果我们假定先已作出包括“没有一个”、“不”、“如果”、“那么”、“和”等等逻辑常词的清单，那么一般地说，一个逻辑真理就是这样一个陈述，它是真的，而且在给予它的除逻辑常词以外的成分以一切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它也仍然是真的。

但还有第二类的分析陈述，以下例为典型：

(2) 没有一个单身汉是结婚的。

这样一个陈述的特征是：它能够由于同义词的替换而变成一个逻辑真理；这样以“不结婚的男人”来替换它的同义词“单身汉”，(2)能够变成(1)。因为在上面的描述中我们要依靠一个和分析性自身恰恰同样地需要阐释的“同义性”概念，我们就仍然欠缺对于第二类分析陈述、因而一般地对于分析性的恰当的特性刻画。

近年来卡尔纳普往往求助于他称为状态描述的东西来解释分析性。把语言里的原子陈述或非复合陈述可能有的真值穷尽地分配给它，这就是一个状态描述。卡尔纳普假定，语言里一切其他陈述都是借助于熟悉的逻辑手段由它们的成分句按照这样的方式构造起来的，即任何复杂陈述的真值就每一个状态描述来说都是为特定的逻辑规律所决定的。如果一个陈述在一切的状态描述里都得出真的结果，那末这个陈述就被解释做分析的。这种说法是莱布尼茨的“在一切可能的世界